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世無匹 第十五回 臨清驛氣殺癩頭官 大同府喜遇知心友

詞曰： 塢頭紗帽染黃塵，喬坐且裝身分。忽地叫天不應，倒了瘟官運。恩仇到處還柏認，父子盡逢佳境。誰道冰清玉潤，竟是師生命。

右調《桃源憶故人》

干白虹一時之忿，拔倒了驛裡五十畝稻子，怒悻悻的向酒社中去消愆。眾人恐怕貽害，慌忙報與驛丞。畢癩頭方見家人打傷，正勃然大怒，忽又報說搗倒了稻子，直驚得魂飛魄落。急急跑到田中一看，果見枯苗委地，赤土生煙，氣得話也說不出來，只是雙腳亂跳。眾驛夫要脫自己火星，便又引他去看那毀爛的水桶扁擔。

畢癩頭見了，一發惱得太陽裡火星直爆，慌忙進去，換了公服、皂靴、角帶，儼然一官。那沒頂毛的葫蘆頭上，又帶上一頂圓翅紗帽，竟向皇華驛裡坐起堂來，便喚驛卒，去拿干白虹來審問。因沒有簽票，只在驛卒臂上，標個朱臂。驛卒領命，趕到酒樓，把干白虹不由分說，劈胸一把。干白虹大怒，迭連幾掌，把這些驛卒打得水流花謝，叫苦連天。干白虹罵道：「你這些狗才，奉著何人差遣，敢來拿我！卻又這等咆哮無狀，不認得我乾爺的性子麼？」

眾驛卒道：「可憐，不干我們之事。只因驛裡老爹坐在堂上，差我來拿你，觀標著朱臂在此。」干白虹笑道：「這該死的野牛，敢這等待我！」便向酒家討筆硯，在他臂上畫一隻狗，中間寫了畢癩頭的綽號，叫他：「先去回覆，我隨後就來。」眾驛卒不敢違拗，果然跑到畢癩頭面前，一五一十盡情告訴，又將臂上的狗子也與他看了。那畢癩頭見寫著他渾名，又比做狗，直氣得四肢冰冷，只靠在椅上，把胸頭撫摩。

正氣不了，只見干白虹踱到面前。畢癩頭拍案大罵道：「你這死囚，敢如此放潑，還不跪著受打，尚這等大模大樣！」干白虹笑道：「你這癩頭驛丞，多大的人品，敢做這身分？還不站下來講！」畢癩頭怒道：「賊囚死在頭上，還敢無狀。只問你為何打傷我家人？又毀爛我水桶，並拔倒這五十畝稻苗？那田畝關係錢糧，豈是兒戲的事麼？」干白虹道：「你家這奴才放肆，我便教訓他幾棍。那水桶旁擾眾人，誰不怨恨，我毀碎了，也替你省些罪案。田稻雖係錢糧，你向來剋扣這些糧米，就賠了一年，也不為過。」畢癩頭罵道：「狗囚，好胡說，手下的與我捆起來打！」十來個驛卒剛欲動手，早被干白虹一總揪翻，每人幾拳，打得一個也掙不起來。

畢癩頭見勢頭不好，才欲逃遁，已被干白虹兜胸扭定，先將圓領撕得粉碎，然後把紗帽一把揪來，也踏個稀爛，便先奉了三四個巴掌。可憐那癩頭上連瘡帶肉去了一層，紅的黃的流了滿面，只是喊痛，那裡掙得脫手。干白虹偏在他頭上著拳，畢癩頭打得慌了，只得哀求饒命。干白虹道：「你認得我手段了麼？」畢癩頭道：「認得了。」干白虹道：「你還敢作惡麼？」畢癩頭道：「今後再不敢了。」干白虹道：「既這等說，你學了三聲狗吠，才放你去。」可憐那畢癩頭只要性命，那裡顧得體面？只得汪汪的吠了三聲。

此時眾徒夫聞得干白虹與驛丞廝鬧，都擠來看。及至聽見他做狗叫，大家嘴都笑歪。干白虹道：「這些眾夫，你一向叫他做工，沒有工價，可向他磕幾個頭准折了罷。」畢癩頭還欲倔強，干白虹又是兜頂兩拳，那畢癩頭忍痛不過，只得跪下去，望眾徒夫連連磕頭。眾徒夫都上來討情，干白虹只得放手。那畢癩頭便如籠籠鳥雀，脫網魚鱖，把雙袖掩著頭顱，沒命的跑去了。干白虹還把案桌交椅，也打個粉破，方才住手。正是：

微權自恃敢行苛，不管愚夫積恨多。

翻幸頭顱皮血盡，從今打落疥蟲窠。

卻說畢癩頭逃回，又羞又惱，頭上的瘡打得泥醬也似，膿血流了一身，好不疼痛。便把扇門板抬了，到州裡告狀。知州出堂驗明，也大驚道：「徒夫敢如此猖獗！驛丞雖小，也係命官，田畝傷殘，更關國課。難道沒有王法？」是時有個兵道駐札臨清，知州連忙申報，兵憲差人拿審。喜得這兵憲是個廉明甲科，訊知畢癩頭勞民役眾，以至怨極生變，事有出因，便將畢癩頭革職，罰賠本年錢糧。

干白虹不應凌辱長官，改調大同館驛為徒。判案既成，盡皆允服。干白虹因此就起解到大同府去，久已不在山東，所以兒子乾濬郊把一省驛遞，盡皆尋遍，那裡有個影響。況此事已隔五年之外，臨清驛裡徒夫，不是年老死亡，定是役滿回去，都換了一班新配來的徒犯，所以乾濬郊雖曾在臨清驛裡相問，卻那個認得？是時盤費已空，因痛哭道：「我此來特為尋親，今既不遇，怎好回去見母親之面？況且在外年餘，衣裝敝壞，回去又無路費。」想到其間，愈加心痛。

正撫膺長慟，忽見前面黃蓋銀瓜，繡旗朱棍，一匹高頭駿馬，坐著位官長，冉冉而來。走到眼前，見乾濬郊哭得哀切，便問道：「你是何等人？因何在此痛哭？」乾濬郊道：「我是廣東人，到此尋父不遇，所以悲傷。」那官長道：「你父親在外做甚？看你小小年紀，這般遠來尋訪？」乾濬郊道：「父親發配此地，五年不歸，所以跟尋到此。不想奔走年餘，遍尋山左，竟無下落。」

說罷又哀哀的哭。那官府見他是個孝子，便跨下馬來，替他拭淚道：「貴庚多少？卻負此大志。敢問尊姓台表，在粵東那一府居住？」乾濬郊見那官長折節下問，便鞠躬答道：「晚生姓干，名旄，字濬郊，年方十六，是南雄府人。」那官長道：「尊公叫甚名字？」乾濬郊道：「家君諱將，字白虹。」那官長驚訝道：「原來叫干白虹，莫非尊公與陳與權相好，六七年前曾因官司在京的麼？」乾濬郊道：「正為陳與權這廝負心，以致人亡家破。先生何以知之？」那官長道：「如此說竟是恩兄之子，幾乎錯過。」便雙手抱住，大哭一場。

乾濬郊不知頭腦，忙問道：「先生貴姓大表？何處認得家君？」那官長道：「我姓曾，名鼎，字九功。曾在都門相遇，結為昆弟。我若非你父親海樣恩德，早已喪於溝渠，焉有今日？」便將當日千金贖婦，並飛垣相救，又贈資援例南雍的話，述了一遍。乾濬郊方才明白，因拜道：「既與家君結盟，便係叔父，不知叔父今居何職？此行安往？」曾九功道：「我感你父親提拔，前科忝中進士，除授翰林檢討，兩奉聖恩，歷升修撰。因奉差湖廣頒詔，今特進京復命。賢姪既在窮途，難以割捨，意欲同你北上，不知意下如何？」乾濬郊道：「既蒙叔父提挈，實為至幸。但家君未有音耗，何忍置懷？」曾九功道：「不妨。我留個家人在此，再與老姪逐處訪問何如？」乾濬郊十分稱謝。當下另僱馬匹，與乾濬郊乘著進京。

不消半月，已到都中。一日寓所閒暇，因問乾濬郊道：「前日賢姪說陳與權負心，致人離家破，前在途次匆忙，未曾詳問，不知他如何負心？怎生情狀，望老姪說個詳細。」乾濬郊見曾九功問及。便流淚道：「說起這廝，就該萬剐。」因把陳與權前後負心之事，一一說出。曾九功咬牙髮指道：「這禽獸負心若此，尚自列於衣冠，不知愧恥。吾若見之，自當寢皮食肉。明年又值會試，少不得等他上京，我與你報仇便了。今年鄉科已近，賢姪不能回家考試，我與你納了北監，就在此鄉試如何？」乾濬郊道：「若蒙叔父培成，感謝不盡。」曾九功果然替他援了例，送乾濬郊進監讀書。

不期曾九功因飲差耽擱，進京逾限，忽奉嚴旨，調補外任，敕下部議，應改何職？曾九功聞之，不勝大駭。然已降旨在部，無可挽回，好生氣悶。未幾，乾濬郊入場鄉試，卻中了解元。曾九功喜出意外，忙忙打發報人去後，為他備辦禮物，謁見座師。這座師一見乾濬郊便攙住手道：「賢契青年美才，自是玉堂人物。老夫為朝廷得此佳士，可謂識人。尊公也在這裡，請進內堂相見。」乾濬郊聽說，愕然不解。不知是老師認錯了人，還是當真父親在他衙裡，心上好生不解，只得隨之而進，正是：

空投山左認囚徒，走遍天涯淚欲枯。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

你道這座師是誰？原來卻是當初廣東學院，曾為陳與權賁緣事敗，同段學夫被逮進京的歐陽健。這歐陽健虧得與大理寺夏時同年，審雪了罪，補任御史道，歷升太常寺卿。但歐陽健自在京裡做官，那干白虹與他雖有一面之交，今已配為罪徒，情隔雲泥，路分南北，奚啻風馬無關，卻怎生得住在歐陽健衙裡？

原來歐陽健因上年告假葬親，假滿回朝，路經大同府，馳驛起夫，那知干白虹因與畢癩頭生鬻之後，正調在大同驛裡為徒。這日歐陽健扛箱抬轎，要二十名夫手，恰恰干白虹也在其內。因隔了六七年，干白虹竟不認得歐陽健。那歐陽健見了干白虹，倒還有些面善，想了半日，卻才知是當年與他同來在京、那熱心為人、疏財仗義的干白虹。只不知他因何犯了法？配來擺站，心裡著實惋惜。到了交遞所在，更換夫馬，便叫眾夫俱回，只喚那姓干的來見我。

干白虹聽見官府喚他，不知是禍是福，戰兢兢走到面前，雙膝下跪。歐陽健便扶起道：「你可認得我？我曾在貴省做過學院，六七年前與你同事進京，你因何轉徙至此？」干白虹才想起道：「原來是歐陽老爺。」便把自己的始末根由說了一遍。

歐陽健道：「總是你熱腸好義，以致遭此缺陷。我既與你相識一番，意欲帶你進京，俟我補選衙門，少圖薄贈，不知兄意如何？」干白虹道：「若蒙老爺救援，願隨驅使。」歐陽健便致書大同府，除了名字，叫他改換衣巾，同至京中，就在衙裡住下。歐陽健因前俸未滿，仍補太常寺卿。是年北闈主試，禮部議差翰林，朝廷以歐陽健文望清重，偏點了他。不期乾濬郊竟在他手裡拔中第一。歐陽健初還不曉得就是干白虹之子，及至見履歷上三代腳色，方才與干白虹觀看，已知真確。故一見乾濬郊，便許他入堂相見。

干白虹見了兒子，就如明珠歸掌，抱頭大哭道：「不想孩兒如此長成，兼能上進，足見老成好學。」因問：「家中近況，安否如何？」乾濬郊哭訴道：「爹爹別後之事，一言難盡。」便將陳與權始終負心許多情狀，備細說知。歐陽健聽了早已怒得皆髮裂指，那知干白虹從來不屑家人產業，只一味豪邁超脫，不望報施的人。聽說陳與權負心，正如浮雲流水，無足介懷，略不發惱，只歎息道：「不想你母子兩人卻受這些苦楚，虧你孝順，遠來尋我。但你何由進京，卻有北闈鄉試？」乾濬郊道：「曾九功已中進士，做到翰林，孩兒虧他在山東相遇，同至都門，替我援例雍中，乃有今日。」

干白虹大喜道：「原來曾九功顯達至此，也不枉他數年淪落之苦。」乾濬郊道：「爹爹向在何處安身？孩兒遍訪山左，卻不相遇，如今何故又得在老師府中？」干白虹也就把畢癩頭誣訟之事，因而改配大同驛裡，後來遇見歐陽健，蒙他提拔進京的話，與兒子說知。乾濬郊因向歐陽健拜謝道：「老師不但培植門生，抑且加恩吾父。感恩知遇，莫過今日，門生不才，如何可報！」歐陽健笑道：「當日與尊公相遇，一同進京；今日賢契文章入彀，兩事俱出無心，如今看來卻宛轉相成，便似預先排定的一般，豈非天意所使。」當夜便命治酒，與他父子慶會。有關《駐雲飛》曲云：

數載漂流，父子俱從上國游。親在名先售，兩事都成就。此際見恩仇，天涯聚首。朋友師生，盡屬交情舊，一見能消萬斛愁。

曾九功在下處，因乾濬郊謁見座師，許久不回，便叫家人到太常衙門詢問。家人回來說是乾家父子會合，歐陽老爺留在衙中吃賀喜酒，故此不歸。曾九功道：「不信有此事。」連忙叫家人備馬，去拜歐陽老爺。歐陽健正與乾家父子飲酒快活，忽報曾九功來拜，即便出堂相迎，攜手而入。干白虹一見曾九功，歡喜不勝。曾九功也就如見了親人之面，相向而拜。

歐陽健便邀他一同坐飲，曾九功向干白虹再三稱謝道：「愚弟蒙恩兄覆載，功名夫婦，俱賴周全。今日之遇，皆恩兄之賜也，雖感被已久，尚未圖報萬一。」干白虹道：「小兒多蒙提挈，感不可言。賢弟何反出此語？」曾九功道：「令郎青年大孝，蓋世難能，但未知恩兄這幾年在於何處？竟不與令郎相值。」

干白虹便以實告。曾九功道：「總是恩兄豪氣所發，遂致受此冤抑。這也罷了，但陳與權向受吾兄深恩厚德，生死提攜，乃不知感報，卻將尊嫂與令郎如此逼逐，家園產業，抄占無存，以致尊嫂與令郎如此逼逐，家園產業，抄占無存，以致尊嫂漂零寄食，令郎匍匐四方，恩兄九死一生，千辛萬苦，人離家破，慘目寒心。衣冠中有此梟獍，吾兄何以報之？」

干白虹赧然道：「我向來以賢弟超脫丈夫，不想卻把恩怨兩字固結於心，未能融化。我想男子漢立身天地，不過行我素志，暢我幽情。豪放決裂，一飄長醉，便足盡我平生，何必孳孳計利，蓄怨懷恩，自尋煩惱之障？況資財乃身外之物，流行於世，我用亦可，彼用亦可，那見得畢竟是誰的？假如萬貫家財，費盡辛勤，空招怨隙，臨死時，只是一雙空手，還分得爾我麼？賢弟再不消費心。」曾九功道：「吾兄乃世外豪傑，故放而不拘。小弟身為朝臣，所重者名教，所行者國法，自當各行其志，吾兄也不必來阻我。」歐陽健聽了，不覺大笑道：「兩君各執一理，所見皆是。但今日一番聚會，且開懷吃酒，閒話另日再說。」干白虹與曾九功大家笑了一笑，便不開口。正是：

豪傑高懷自出人，達人恩怨要分明。

世間若果空恩怨，天下人心那得平。

是夜，四人直飲到天明，各各酩酊而散。曾九功便請干白虹到自己寓所，與兒子同住。干白虹甚喜，便辭了歐陽健，把行李搬到曾家作寓。其時歐陽健有一位女兒，年才十五，欲與乾濬郊聯姻，就托曾九功作伐。曾九功見甚是得宜，忙與乾家父子商議。干白虹道：「只恐我家微賤，不敢仰扳。既蒙他屈尊下配，我家那有不從之理！」曾九功就將這話述與歐陽健，歐陽健不勝歡喜。干白虹就擇吉日，竟行六禮。歐陽健回聘過門，更加華盛，兩下遂成姻戚，同僚縉紳，無不稱賀。

過不多時，曾九功竟被部議，改授知府。曾九功聞知，雖然氣惱，然事已至此，無可奈何，心上倒因恩怨不能釋然，反幸今日降補外職，正好借公行私，完此夙念。便暗暗在吏部裡弄些手腳，竟謀選了廣東南雄太守。報到下處，干白虹大喜，因向曾九功笑說道：「恭喜老弟已為吾郡公祖，我如今該稱小民了。」曾九功也笑道：「這個不敢當，還寫治生帖子罷。」兩人都笑做一堆。自此曾九功反不嗟歎，只守候文憑，便去赴任，終日在寓所與乾家父子飲酒談心，盡情歡暢。

隔了月餘，曾九功文憑到手，作別乾家父子，便欲起程。干白虹道：「賢弟榮任吾鄉，我該同你回去便好。只是小兒在此沒人照管，難以先回，只得等會試過了，中與不中，即圖歸計。但今賤內寄食空門，困厄已極，我欲修書一封，煩賢弟帶去，教他安心等候，愚父子大約只在五六月裡，一定到家，再不必記掛。」曾九功道：「小弟此去，自然致意尊嫂。至於令郎必然高發，弟當佇候捷音。但須速圖錦旋，得以時常把臂，便屬至幸。」

干白虹忙去料理家書，乾濬郊又向曾九功再三叮嚀道：「家母久事空門，歷盡苦楚，小姪遠遊萬里，不能奉侍甘旨，趨承左右，不孝之罪，誠莫可逭。求叔父婉達家母，曲全鄙私，感戴不淺。庵中兩位尼姑，待家母十分情厚，其老尼周氏，恩德尤多。家母與小姪主婢三人，坐食數年，盡皆周氏辛勤拮据，侍養無缺。家母與小姪患難顛連，並沒有釐毫津貼，他略無厭倦之心，百事扶持，勞而不倦。婦人中有此高義，遠勝於鬚眉丈夫。叔父此去，必求照佛。家母尚有欠缺，並望緩急一二，總俟愚父子南旋，定圖補報。」曾九功道：「賢姪說那裡話，這是我心上第一件正務，何消囑托。至於陳與權這廝，尊公雖不計較，在我斷不能相容，畢竟要與尊堂復還舊產，才畢我願。」

少頃，干白虹書已寫完，付與曾九功收好，三人牽衣再拜，送出都門，揮淚而別。干白虹看曾九功去遠，才同兒子入城。只因這一別，有分教：

烈士情嚴，恩仇俱暢；

負心貫滿，沒興齊來。

未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